

狹義的歷史指有文字的歷史。台灣在漢人移入以前沒有文字的使用，所以一般所謂台灣史是指漢人來到台灣以後的歷史。在這部歷史中，也有原住民的角色，但原住民的出現，一般是由於他們和漢人接觸發生某種關係所以成為漢人的歷史的一部份，而且原住民在歷史中的面目完全是根據漢人的資料，用漢人的眼光來寫的。

近年來中國考古的新發現證明過去把中原說成中國文明唯一的源頭的傳統教條是不正確的，因為在中原以外發現了許多同時的高級文明。我們逐漸發現從我們幾十年代的老祖宗開始便受了周人的騙了；周人有文字流傳下來，說中原是華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蠻夷。蠻夷沒有文字給他們自己宣傳，所以我們幾十代的念書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個大當，將華夷之辨作為傳統上古史的一條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從考古學上面恍然大悟。

從這上面所得的痛苦的教訓，使我們不免在任何地區的歷史上，都要檢討一下這個地區由於文字之有無給我們造成的主觀偏見。

從這個觀點看台灣史，我們對台灣史始於漢人入台以後的歷史這個傳統，就不能不加以懷疑，甚至進一步加以挑戰了。漢人在明末清初大量移民台灣，當時便和原住民有密切的接觸，所以台灣在漢人前來以前已有人居自是一般的常識。這些居民在明清以前也為大陸東南沿海船民所知，偶有記載，最早的可能是三國時代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中所描寫的夷州，自從十九世紀末葉現代考古學輸入台灣以後，原住民的遺址遺物被考古學者發掘出來，到了今天遺址已有千處，遍布全島，證明台灣自更新世晚期以來便有人居，到今至少已有一萬五千年的歷史，說這一萬五千年（或更長）的歷史都是台灣史，應該沒有人會表示異議的。

應該問的問題，不是說要研究台灣的歷史該不該包括這至少有一萬多年的原住民的歷史。我相信在這上面意見是一致的。應該問的問題，是如何研究沒有文字記載的這段歷史，今天研究歷史的方法，已經發展到非常廣闊的階段了。如果有決心研究，沒有文字不是不從事研究的藉口。沒有文字？讓我們用其他的工具！

美國社會人類學祖師瑞德克力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教授是不相信我們能夠研究沒有文字的民族的歷史的；他說歷史學者利用傳說、神話、民間故事、比較習俗等等資料所擬測的歷史，都是不可靠的，因為這些當代的資料在本質上是反映當代

的。布朗的研究就僅只限於當代的社會與文化的結構，所以後人批評他的研究結果都是靜態的，是沒有時間深度的，但是布朗並不是唯一不碰歷史的社會人類學者，大部分我所認識的社會人類學者都不碰考古學，也就是不碰歷史，因為考古學是研究沒有文字的民族的歷史最主要的工具，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研討會」上，臧振華先生提出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題目是〈考古學與台灣史〉。他說考古學在台灣史上面至少可以作三方面的貢獻：史前史的重建，早期歷史的探索，和移民社會發展模式的驗證。在史前史的重建這一方面，臧振華先生將近百年來考古發現作了簡單的綜合介紹，並且指出已知的「台灣史前時代的文化……是先前修治台灣史者所難以企及的。考古的工作不只是為台灣的歷史增添了新的史料，而且也將台灣有人居住的歷史推早了上萬年。」這樣看來，考古學在台灣史上原住民的歷史的研究，已經作了很大的貢獻。

考古學的研究是對古代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直接的研究。我們根據現代原住民當代的語言文化資料，對原住民的歷史也有許多重建的途徑。首先想到的是原住民自己對他們的歷史的傳說。數十年前日本學者佐山融吉、小川尚義、馬淵東一等人根據高山族自己歷史的傳說，將每一族在島內從一個個的舊社遷徙到一個個新社的歷史經過和具體的路線，作了詳細的復原，固然每一段遷徙歷史不一定是可靠的，但這批材料可說是台灣史內原住民部份最為重要的文獻。歷史學者說它不可靠，常常是代表一種主觀的偏見，這令我想起《古史辨》的情形。民國初年，顧頡剛、錢玄同等一班人向由傳說建立起來的古史宣戰，將三皇、五帝，和夏代都歸入傳說的範疇，以商為中國史之開始，將商以前的古史都寄望於考古工作，數十年來的考古工作，的確產生了一部嶄新的古史，但在很多方面，也同時證實了傳說中的古史裡面很多內容的可靠性，而且看來夏代的證實也是指日可待的了。我們也沒有理由從原則上便不相信台灣原住民的遷徙傳說可能有真實的歷史成分。我們大可以按圖索驥，沿著傳說中的遷徙路線作考古調查。

除了考古學和原住民集體記憶和口述歷史之外，研究台灣史內原住民的部分的方法還有許多，就看我們要不要積極地去作。歷史語言學、比較民族學、體質人類學，都是研究台灣史裡面原住民成分的顯著的方法。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不把原住民的歷史作為台灣史的一個基本的成分。